



首页 → 学术文章 → 生命伦理

刘科: 对克隆技术矢量的恐惧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观

## 对克隆技术矢量的恐惧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观

刘科

在有关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上,技术往往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罗马俱乐部、环境保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各样的学派或思潮,都对技术人文价值的缺失及其成因做了程度不同的分析。在此,我们结合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发展的实际却认为,对技术的批判固然重要,而对技术的发展作一些辩护并用人文价值导引现代技术的发展将是更为重要和迫切的事情。

### 1. 关注现代生物技术的人类生存价值

在谈及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发展的社会价值时,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曾说过:“当考虑生物技术的未来时,让我们想一下在过去生物学已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利益。无疑,生物学将可以继续在未来给我们带来难以预料的益处,特别是在医学和农业方面。”(〔1〕, pp. 895—897)的确如此,现代生物学及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发进程中面临的食品、营养、医疗保健等重大问题时,都将为之提供一种可能的有效手段。现代生物技术负重着针对人类社会发而言的重大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等。与其它类别的技术相比,现代生物技术具有鲜明的技术研究对象、独特的技术发展路径以及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密切相关性,无疑都在表明它是一类非常重要的、属人的“生存技术”。今天,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让我们去关注此类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在发展、应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关注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关注我们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相反,任何反对生物技术发展的理由在现实面前都将变得不再充分而略显苍白无力。

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已经分别成为重要的前沿科学和关键技术,它们相互促进和影响,将同时迎来一个迅猛发展的新时代。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创造出不少“奇迹”,并且肯定要创造出更多惊人的“奇迹”来。在现代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和大趋势下,我们坚信动物转基因技术、人类基因组研究、人体基因疗法、人体器官克隆等诸多领域都将会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实际的深远影响。当前,人们在展望未来时,在认真考虑深刻影响未来人类命运的各种技术力量时,不考虑现代生物技术的力量是绝对不行的。由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更大程度上会直接涉及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因而也更加需要我们理性地对待此类技术,使其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并得到有效、合理的应用。然而,在当今着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科研投资主体及成果应用主体变得日益多元化。对于这样一类如此重要的技术,人们往往是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待之。在人们既缺乏智慧又无充分耐心的情况下,无疑会导致生物技术的畸形发展和不加限制地滥用、误用,从而引出更多让人忧虑的问题来。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也更加需要我们去仔细地审视。尽管具有一些悲观情调的人士曾经这样认为,未来生物技术的力量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但是,我们目前能够做到去积极、主动地了解生物技术的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并对其进行深入地探讨,以便早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总之,在现代生物学及生物技术迅速发展这一“火热”的现实中,有划时代的发现、深远的意义、复杂的虚实论争,也隐藏着深层次的有待进一步挖掘的东西。在此,我们完全可以让哲学的反思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 2. 克隆技术恐惧与技术的矢量性

20世纪末期以来，没有哪一项技术能比得上体细胞克隆技术对人类心理世界产生的强大冲击了。人们的心理根基竟然如此地脆弱，被一头“克隆羊”弄得不知所措。也许不少现代人的心理写照如下：在忙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在虚无中力求一丝快感/诸事皆无进展/痛惜飞逝时间/习惯于按常规做事/急于对事情下个论断/在别人创造的技术世界里/常常生出自己脆弱的感叹/只好把期待留给明天……在围绕“克隆人”的虚实论争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克隆技术发展的沉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弥散在我们这个已经变得高度敏感的技术世界里。克隆技术的发展毕竟会对人类的自然生存状态是一种更深程度的影响。如今，这种强大的技术能力正在渐渐地朝向生命个体的深层次领域不断拓展。人们担心，如果随心所欲地改造生命形态，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测的风险。当“人造”生命体突然出现在人类世界时，这正是令人感到震惊的时刻。人们为人类技术能力不可抑止的强大而感到震惊，这背后又隐含着某种无奈的感觉。在当今人类社会涌动的各种忧患中，无疑包括了对克隆技术及其发展的忧患。

另类“克隆人”出现与否，不是哪一个“科学人物”随便说了就算的事情，而是需要历经一定的时间并用技术实践来加以检验的。但有关“克隆人”的现代技术隐喻，已经使在技术化生存状态下的、并以追求新奇感觉为时尚的现代人有了更多的谈资，同时也有了对技术的更多深层次理解与多维诠释，并伴随着喜忧交加的复杂情感，这其中浓烈的滋味已经足够人们品尝很长时间了。这个技术隐喻至少还暗示了如下较为深刻的道理：因人而生、而长的技术力量是一种强大的“矢量”，有大小更有方向。其实，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恐惧，更多地则是源于技术发展和应用方向上存在着的不确定性。于是，对技术发展方向要求进行社会调控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人们还是应该更多地去从技术应用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去寻找技术恐惧的根源。正如198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 and 医学奖获得者让·多塞（Jean Dausset）所说：“我还想打破遗传学在公众心目中产生的神话。人们对这一领域的新进展感到恐惧是十分自然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恐惧是否有道理？或者说得确切一点，这种恐惧心理合理到什么程度？人们常常对那种似乎无所不能的科学家感到畏惧，其实，可怕的不是科学家，而是那些被权欲所驱使，被集权主义意识形态所毒化的个人，或是由个人集结而成的团伙。我们应当平静地看待这场正在发生的革命。这应当是一场造福人类，给人们带来健康、幸福和长寿的革命，这正是我们的全部希望所在。”（〔2〕）

我们承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断地去追逐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来维持已有的所得并实现已存的希望。人们借助于科学技术在试图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又会引发出一些新问题。这却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人们的焦虑不安也许正是在这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对这个技术世界增加一些信心吧！因为我们毕竟要生活下去。事实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过程。我们思想的发展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要具有时代性。我们在分析世界变化的同时，也要分析我们自己；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实现两个世界的和谐统一。在面对各类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时，我们确实应该在心理上作好充分的准备。

### 3. 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观

在这样一个非常忙碌的、大多数人都在为了个人生存而不懈奋斗的人类社会里，人们有什么理由去操心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情呢？许多人关注克隆技术和“克隆人”问题，并不只是为了赶什么时髦，更主要是因为这项技术与人类自身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毕竟，克隆技术与生命的繁育过程是直接相关的。这就触及到生命个体繁育的自然界限问题，也可能触及到人类生命神圣性的问题。并且，生命个体的形态、性状与性别正在强大技术手段的操纵下进行着比较精确的定向改变。人们已经产生的普遍感觉是：克隆动物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克隆人。这些年来，反对动物克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成员的态度比较鲜明。然而，当这种强大的技术手段可能扩展到人类生命个体时，也就触及到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人们在意识中把技术对生命的“侵害”延伸到自身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性，这是人类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直接反应。这种技术力量的强大，使人们感觉到某种可怕威胁的存在。人们惧怕在没有了“神秘性”来保护的生命个体会遭受技术的恣意侵害。因为技术在改变生命发育和生长的过程中，在不经意间就可能会造成对生命的一种肉体的或精神上的无法弥补的严重伤害。于是，“生命神圣”、“尊严”、“尊重”、“不伤害”、“知情同意”、“安全有效”、“防止商品化”等口号被许多人喊了出来。这其实更多的只是人的“生命神圣”、人的“尊严”、人的“尊重”、人的“不伤害”、人的“知情同意”……。“生殖性克隆”与“治疗性克隆”技术目标的分别确认与人们相应的不同态度，进一步印证了人类中心主义技术观的普遍存在。

“人类中心主义”口号的高涨，并不是人们完全无视其它生命个体和自然界价值的存在，而是人们

自身在因人而生的技术的严重威胁下无暇它顾罢了。人类逐渐向其技术能力所及的领域不断扩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在许多人文学者心中就牢固地树立起了这样一种观念：技术上可行的事情，不一定对社会是有益的或可取的，在道德上也不一定是容许的事情。为此，要限制人类技术行为的任性和放纵，要有一个类似的行动指南和规范。这就意味着技术行为要受法理和伦理原则的影响和支配。从现在起，技术的价值观、技术的基本信念、技术的规范等都将成为一类极其重要的东西，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知道，技术总是归属于人类智慧活动的结晶。某项技术的产生、发展与完善离不开人的活动，人是技术的“主人”。一项技术进步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类及社会，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对待和应用它。其实，克隆技术探索者的初衷也不是用这项技术来克隆人类，“克隆人”的目标是后来设想的，也可以说是社会文化赋予的。因此，为有效研究一项新技术的社会后果，需要建立社会评估机制，要以社会伦理、人的价值为标准。在评估的基础上，对技术引起的消极后果做出合理解释，阐明技术与其它非技术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这样做，目的就在于防止和控制消极后果，防止滥用新技术，让技术真正造福人类。

总之，面对目前这场对克隆技术的价值及其社会作用的仍然没有结果的虚实纷争，一切崇尚科学精神、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人们，应该做出自己相应的科学思忖和审视，并抛弃那种庸俗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同时，我们要努力走出对技术价值的认识误区和情感上的困惑。但是，“唯有树立一种价值观，借着科学的分析、理性的行为才能做到”。（〔3〕，p.82）我们还要认识到：技术不是什么“天使”，更不是什么“魔鬼”，它只是人类解决众多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不会决定什么，它只会影响和改变一些什么，它是矢量，它还需要人文价值的积极导引。克隆技术同样如此！

#### 参考文献：

- 〔1〕 Ernst Mayr. “Bi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Bioscience, 2000, 50 (10) .
- 〔2〕 〔2〕 让·多塞：消灭遗传疾病[N]。南方日报，1999.3.13。
- 〔3〕 〔3〕 迈尔·莱布尼茨（胡功泽等译）：人·科学·技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

原文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5期

刘科，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